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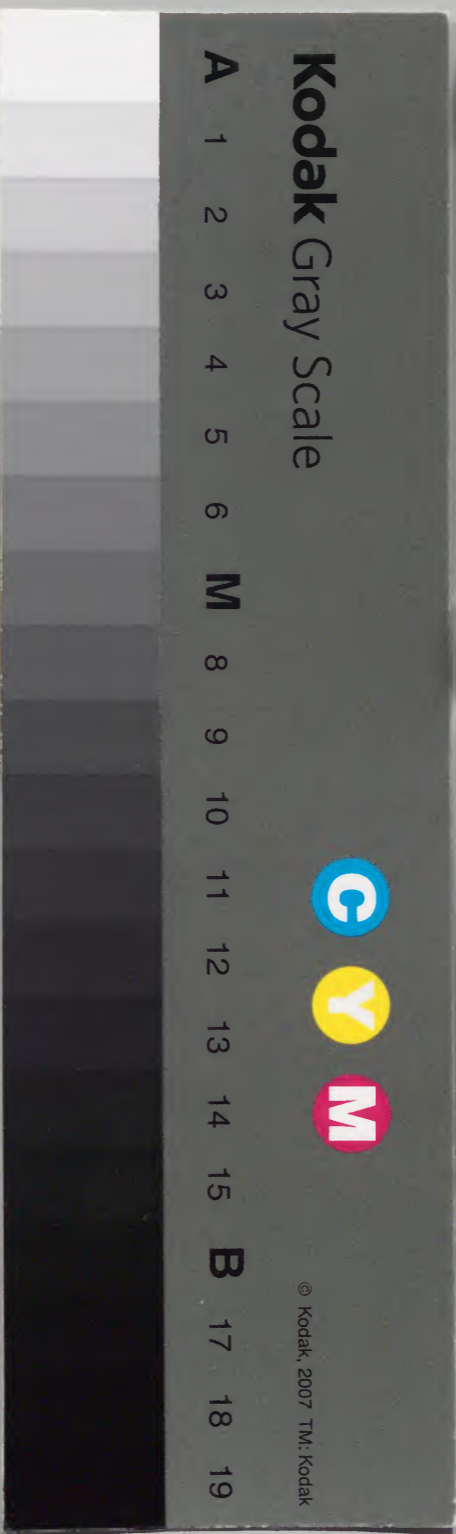
南史



| | | | |
|---------|---|---|---|
| 庫 文 閣 內 | | | |
| 三 | 二 | | 漢 |
| 函 | 三 | | 書 |
| 四 | 〇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庫 文 閣 內 | | | |
| 三 | 二 | | 漢 |
| 函 | 三 | | 書 |
| 五 | 〇 |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內 閣 文 庫 | |
| 番 號 | 漢 2130 |
| 冊 數 | 240 (161) |
| 函 號 | 282 2 |



南史卷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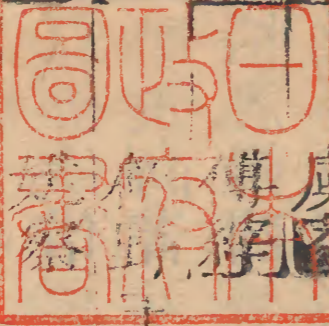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

傅縡

蕭瑄



弟奇

弟華

弟澹

淺草文庫

氏圖書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
 軍炯少有備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
 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朱子仙據
 吳興使召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
 戮礙於路

終逼之令

記

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

獲者錢十

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

表勸進僧

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

茅灣登壇

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

簡竝殺之

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

原鄉侯僧

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侍

郎領尚書

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

恒思歸國

恣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

毀不令流

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

臣聞橋山

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浪伏惟陛

下降德荷

爾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

覲而稱功

使中流於汾河惜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

而運屬上

倦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入間

陵雲故基

與原田而騰騰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

不落淚昔

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

有愚心忝

稷非馨敢望傲福但雀臺之平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

光夏后

仰燿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

炯便以

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

王克等

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

常侍表

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救所由相

迎尊累

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

預謀

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

境帝欲使

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眾

以疾卒於

吳中贈侍中諡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伯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
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
倕倕問古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大
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
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遷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
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曹外兵
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
命勒之於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
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
顧協泊然靜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
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
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別駕竝不就張彪之

據會稽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竝書招之迫切不得
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
尋領大著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
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
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
有見其際者弟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
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
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
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任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
救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
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
終不從卒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

之子世基世南竝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其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

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
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
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
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
誓眾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
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
基草昧初濟艱難於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
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從折衝之辯策名委質自
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王上繼業欽明睿聖
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
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

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
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
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
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
薦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
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
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王上承基明德遠
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即瓦解水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
南之眾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
咸加叙擢至如余孱項濟純陀李孱欽歐陽顛等悉委以心腹任
以爪牙胸中豁然會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謐當何慮
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
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
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
刃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
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
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
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
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
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

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
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
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
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
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
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闕
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宵旰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
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顛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
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
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

南史卷之十一
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
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
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
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
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
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
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虜公病篤言多錯謬寶
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
捍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捍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
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
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
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

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
誅文帝尋救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
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
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
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慙屈卿遊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
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
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
歲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
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曰刃不憚也自
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
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葢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
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輿

板以几杖侍坐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
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遺
竝多散失

傅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彞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歲誦古
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
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
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
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
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
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
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王卽
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爲文典麗性

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
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緯益疎文慶等因共譖
之後主收緯下獄緯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
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諭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
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
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偵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
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緯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
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緯
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

牀當前受祭爵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章
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通經史善屬
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爲廣州刺史
署爲南海太守頎于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
辭以疾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
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
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
奏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
烜信感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
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

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
文地理菁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
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
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
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
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陳天嘉
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
梁史事後爲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
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
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竝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季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
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
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卽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
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
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
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
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遊學之資察
竝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
文義卽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
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

喪亂隨一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卽位授察
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人著作復
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
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
事十餘條竝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
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
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儷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
纏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
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
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
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
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

後王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
僕餘竝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
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王以察羸
瘠慮加毀頰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
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
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
加氣疾後王嘗別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
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
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
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
人遜請祭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敕
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

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
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
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
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仁壽二年詔
除貞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
冠刪定期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薄
棺纏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卽送厝舊塋北不須立
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
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竝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
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
至孝有人倫鑒識津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

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係茲貞竝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五十九 終

西川老圃
氏國周甫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傅琰

虞愿

王洪軌

李珪之

孫彬

孫岐

西川老圃
氏國周甫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_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畱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昨

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
替爲漸雖沒世不徂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
卽事雖難轉死溝瀆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
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
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
以區區江東蕞爾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
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
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
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
繡迺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染綺節珠窗網戶嬖女
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
篤淳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

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
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
政未基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
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
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
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絃服華粧桃花淥
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徃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
宸宸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厲以魏軍入伐疆
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
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
侵擾黎甯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
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
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
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
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
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
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爲
晉安太守溉等居官竝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
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
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徃徃承風焉斯
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采其
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

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
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
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
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
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
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籤不
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
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
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
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
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

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
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
言及史籍上曰今日碑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
坦曰日碑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
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碑
胡人身爲牧豎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
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
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
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
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
欲棄城走慮爲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虜舊器南還一大鍾

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旣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詠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青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祥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會稽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旣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恬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燕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

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
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
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
彫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頗處州
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
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子謙臨
川內史永子坦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
兖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
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
群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
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
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
都行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趾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趾
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
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
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
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
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
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

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李移李
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
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
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
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竝傳首建鄴
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
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
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瑟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
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
文爲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
太守乃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
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
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
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
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
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
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
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
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
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
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
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婦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履
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
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
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
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爲政寬濟遺詠在人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歆之字叔道河東人官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

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爲江陵
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
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
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
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
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
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彬得送還
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
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徃復十餘彬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
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
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彬爲府錄事參軍帶郢縣令將行同

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竝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請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原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齊

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開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鄆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題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流璿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委蓋之猶平贊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日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去遂贊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

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無所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噴之以手板西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滿堂爲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闕文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

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白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驟高諮議子歧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政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止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人如故歧在宗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竝然之歧獨曰高澄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弱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莫得解圍歧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歧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今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

戔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確息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反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

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毋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驛驛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契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備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

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賊
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
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
之貨或濫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
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
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
人呼名躬自沃爵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旣北人而有
清正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
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
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
詣齊尚書左丞殷滿滿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

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從
事時建康令沈徽乎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
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命使送
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瑀專
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
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
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
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
子丁牛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
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
在都瑀曰不然人情何何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

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卽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遁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爲安南長

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

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而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齋在嘗在諤在在官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卽位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時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

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十石計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
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
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
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
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
資以大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
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選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
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
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
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募千人自隨

謙曰蠻夷不賓益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
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
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咸思大著
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
平王將稱兵也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
軍將軍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
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
車廐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
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
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
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
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勸課農桑務盡

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
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朕當使卿智不使卿
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
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蚤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
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
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卽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聽事以
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
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
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
耳氣絕卽以幅中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
束以蘧蔭王孫保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亦允今使棺
足周身曠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
輜牀裝之以蔭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一子貞巧乃織
細蔭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
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
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
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
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履謎以喻
廉曰刺鼻不知捷蹋面不知臙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
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
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鄉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
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
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
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
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
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
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
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
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
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
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
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
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
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昌令愈厲廉
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
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甯聞其能擢為宣
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
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
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人居
市里城墮殿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
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聽過絕而性果斷
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
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旦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遂為長兼南梁郡丞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觀請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褻慢所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躋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

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已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適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皆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待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以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允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在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蓄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凡僧尼多非法養女皆嚴羅網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疏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勳舊爲上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

迫脅良善甚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

以外是處遺毒而

此黠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

曲而魯徐之人逼

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

田三津在遠役

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

之與良自此又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

將無恩存郵矣理

多有物故輕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

日監符下討解為

通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

則取比伍比伍又

叛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者

時降蕩滌惟始而

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下任信下轉相言

促使到州州又

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磨

才望風畏伏於是

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

里微欲矯俗則嚴

科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

界首將生口入北

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

襄陽左僕射王暕

在喪被起為吳郡曹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

郊四星帝雖不能

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

常侍普通七年改

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

八二千石使募部

曲二千及在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

入津不忌憲網俠

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致刑辟奏

江州刺史邵陵王

太子詹事周捨職罪遠近備足莫敢縱恣淮南

太守畏之如上府

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餽一早

青瓜祖深報以死

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輒而徇衆朝野懼之絕

六千請所領皆精

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

深自率討之列

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以

威威振遠近長

江肅清

威威振遠近長

江肅清

威威振遠近長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
口說盛刑務簡闕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
誡者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敦德政
以存節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魏代績
務廢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
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絃歌將有未暇游
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器多焉漢世戶
刑事多專斷尺一
理益人和興義讓
無象起人淑昔時
補此世之人今吏
臥鎮如或可勉未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終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伏曼容

子廌 廌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氏國同備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泰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 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 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

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眾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克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頴犖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移風易俗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

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

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三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

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
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
新遷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
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
郡事昭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昭循階而
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
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囑奏曰風聞豫
章內使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
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
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
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
將養初使惠望致勵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
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
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
就郡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
安任遙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遙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
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暉
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
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
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當曰此子日下無雙齊
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
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

事居宅在湖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晉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摠明館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中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興寧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其真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祚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

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家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人公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

慈仁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常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克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人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役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焯強力專精深爲焯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乎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鈞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僕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

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毋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賀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

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
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
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
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
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
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
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
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
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
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
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
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
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
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
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
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
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
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
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
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
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
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

儒劉品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
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
更興勉從之秦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
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
成人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
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
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
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
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
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博傳一作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
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
都臺城陷與張嶷保吳興嶷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
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
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
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
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業於是斟酌裁撰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
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上前
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
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
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

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返一作教主公隨時以
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改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
且叔父呂召瓜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
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
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
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
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
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
衛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
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
叔孫通定禮尤夫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
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

四廟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
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正
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
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
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
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竝行於時儒者
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
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
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
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
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

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遍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子
祛凡著尚書義二十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
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
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
常數百人撰禮記講說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
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性孝常日限
誦孝經二十編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
學厚禮迎之反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
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
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
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益
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
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
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
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
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
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
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
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
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
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

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漆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
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
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
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
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
此者竝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
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
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漆議奏可文帝卽位累
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
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曰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
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
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
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脯鼓迄
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士無人不
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
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
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
制爲允漆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

五十五
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竝自關
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
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
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
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聞參會二漏之
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畧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
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
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
短而爲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
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
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
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
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
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
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
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
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
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
聘大義問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
義獨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
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
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
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臯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受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

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褒襦綃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下父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後譏登義時素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頓辭曰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
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
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
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
議參軍家傳儒學竝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
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
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
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
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各相埒故都
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倬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
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飭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

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旣而
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
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
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
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
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
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
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
年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
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
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
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

負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
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
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
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
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
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
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木
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
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
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
聖格言徃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
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
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
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
扇動蕃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
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
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任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
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脩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
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
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荅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
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
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
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
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
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
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
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
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
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
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
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
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

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
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
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
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
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
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
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
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
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
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中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
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
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

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囊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破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八十一 終

西州中園
氏關南開甫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叔道鸞

卜彬

諸葛勗 袁煖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道 虞通之

虞蘇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說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暉之 孫皓 來疑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縉 綬

鍾嶸 兄阮 阮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子朗 王子雲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
 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
 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
 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
 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
 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
 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文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
 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

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敳一作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敳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疆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卽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儻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徐徐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祚遷中

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
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荅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
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主宏北
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
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
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
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限靈鞠
嘗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
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
明有智畧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爲子湖令有能名太守
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

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
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
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
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
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
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
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
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
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
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琊太守父道
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

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旣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

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
 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
 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
 宋遠豈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
 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弃形骸仕既不
 遂乃著蚤蝨蝸蠹蟻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
 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
 病起居甚疎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深刷不
 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
 癢涓瀆無時起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蚤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蚤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勤
 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

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
 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
 比令僕也又云蝓斗唯唯群浮闌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
 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
 飲酒以瓠壺瓢勺杅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
 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
 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鞅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
 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琊諸葛勗為國子生
 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
 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迺
 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

博學多材劉雋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雋爲縣雋遣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云高晉陵自荅人問其所以荅云劉雋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躰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武帝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

因齊高帝白敕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旣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逯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逯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淪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逯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蘇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

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蘇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墻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時人以此高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辨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群太原中郡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堯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贖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

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負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酌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請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一作施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欝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

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何巧思入神之妙般倅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綦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亂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束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卽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

長皆埋而射之來疑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爲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鈔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倉人主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

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二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緡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緡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一作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當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貴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儉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

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
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
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
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阮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熟
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主
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一有興嗣初一無
談文吏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

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沈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
德壽光省改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
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
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
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何斯疾手疏疽爲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
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
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鄆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
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

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
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
稱之於武帝卽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
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
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
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
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
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
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

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
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收詔付
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
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
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
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
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

先燔鬚髮自誓救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鄉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紀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

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遮口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樾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憚博物下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

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
宅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
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
又故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
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
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
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
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
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劉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
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卽位兼御史中丞梁武
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
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
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
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
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
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
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
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
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
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
伯叔禮議者甚重協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
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
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

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川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迺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敬雅相欽悅時敏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辨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克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時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竝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郎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諡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士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正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

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
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
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
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
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
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綦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
綦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
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
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
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
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
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
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
大同中爲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
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
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元一作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
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後有蔡
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
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
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
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
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

疾卒

張正見字見贖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卽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陳天嘉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夷獠往往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

交趾通曰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精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

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選賢文以文斷自與刺才人削行至五世多烈其受武考選天守
執器蕭參軍以目決不之官思思里舍如許亭宇對山出代木器
東籍直衡射派賊之卦善與卓然實測精即道城難致斜南我王
與學士兼兼面直蜡調常持信王請即前前文帝夙聞其各輩所
精外主謂陳曰曰武卓素不同世宜收我異李誠示平人為難外
封良而覆劫命劫外其親愛為欲與王中微內出至參軍又對刺
交山賊日南寒保之

南史卷七十三

孫山世圖
氏儲印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卜天與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吳慶之

蕭叡明

蕭矯妻羊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解叔謙

汲古閣

吳國夫

弟天生

妻許 徐元妻許 錢延慶

顧昌衍 江柔之 江都

鮮于文宗

羊緝之女佩任 吳辰之妻趙 蔣雋之妻黃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觀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公濟妻姚 吳郡范怯恂妻楮

薛天生 劉懷胤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祚 謝昌禹

韓靈敏

劉渢

弟謙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典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實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弟頊 沈昇之

樂頌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弟沙彌 沙彌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古聖哲賅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吐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嗚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收大痛已志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闡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於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

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一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黃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獨一門租布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編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

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表門閭獨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頡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煖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墳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闕練又自賣十夫

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

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
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
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
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
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
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
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餽之二十年死並
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
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
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
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
則伐木燒塲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
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
所受皆備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
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
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
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
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
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

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呼謠然卽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詩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等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亨台直濱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

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歛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邑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爲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滋被害屍骸不收母

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
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
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泔海見枯骸則刻肉
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
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劄本不關善人
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卽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
饋移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
弟七人同時疫時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
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
示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爲殯

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
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上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
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
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
軍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
取軍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
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
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
出拒戰並死孝武卽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
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

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歎伏以兄死節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訥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二人並幼瞻護皆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

色前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
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
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
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
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
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
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顯表
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
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
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

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
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
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
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
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
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
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
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
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纔藥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
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可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家贖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始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營進好選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自遺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

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歛給其斗米永明中卒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極其誠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禮以光郎爲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縵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

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旣而曰滄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

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甚趙氏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作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

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山作陰爲買棺器自往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瘡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癯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海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

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闔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恂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郟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僧遠

省殮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
歛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桑給先姑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
聞郡縣齊高帝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
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
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
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
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俊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
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
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

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
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
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
從以刃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
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
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
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
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
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
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

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曾

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由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臻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郡人也為劉俊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

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一作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續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渢兄渢伶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渢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右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爲宜悉呼佐史渢之徒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

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渢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逃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在渤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上表薦之詔爲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調役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顛所重常云閩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濬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

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文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尙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吏吳

興沈昇

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

解豈願

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唯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

成則無

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

高亮家

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

預武

中爲永世令人 吳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櫛

藪葉造

市貨之聞預亡 成藥市中曰失藥令我妻獨老姥政

應就死

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

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所屨爲

業夜讀

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背之 吐極道地則更登性行仁義

衣弊蟲

多綿裹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中 數日間終身無復

蟲母亡

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

孝葉而

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歷

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自隱郵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
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乃自步去梁武帝
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
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
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
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
孤惸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
為廣州安南太守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負擔冒險僅得自達
及至交州日夜悲泣嘗入幕雨驟乃寄止一
家具有一負物者道愍心動乃負之於幕雨驟於是行伏

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
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
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
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
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
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
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
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
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經不出
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

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
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
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
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樞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
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
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
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
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終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僚

荀匠

吉玠

甄伯

趙以扈

韓恢明

褚翕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 王 劉景升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嵩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

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矣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寶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獻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
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
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
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
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
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
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
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頗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
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
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回立碑始終
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
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
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
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
爲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
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中就拜太中
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
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
志事云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
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
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厚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又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困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廬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璉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勗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徕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而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玠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玠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市所誣逮詣廷尉玠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

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
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
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
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
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
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
刑自延視心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
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
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鯢鱗蠖蟻尚惜其生
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

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
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粉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
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
初粉以父陷罪囚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
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
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
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

怡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
其行狀詔旌表門廬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
曰無慮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
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卽
死三宿三拊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
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
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
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
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
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

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
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
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
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
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衾衾無所改梁天
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字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
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宜惠參軍兼限內
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
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字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
及景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

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
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
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
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
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
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
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
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
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鷓巢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
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
文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

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
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
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
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
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
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
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
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
梁天監六年常邑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
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

父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時以此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鄴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三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蘭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流血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字元正幼聰敏行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

親白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允善左氏春秋工
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
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
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
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
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
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
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
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
始與三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
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
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

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率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
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赦舍人施
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救
起還府累啓固辭救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
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
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
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
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卽救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
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隄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
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
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林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
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寒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氍毹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

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纒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

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眾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與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暲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暲幼聰警

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始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暲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暲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暲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水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學廢數年乃愈

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燠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癘年並未五十終于家于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苔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之恥乎

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誇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

